

生活滋味

我的养鱼史

邵迪

我说的鱼，不是餐桌上的珍馐美味。我说的是观赏鱼。

我养过孔雀鱼、斑马鱼、接吻鱼、红绿灯鱼、神仙鱼、地图、鹦鹉等热带鱼。

孔雀鱼，体形修长，尾部色彩艳丽，因其尾巴像孔雀开屏一样，故名；斑马鱼，水中小白鼠，因其体侧具有像斑马一样纵向的暗蓝色与银色相间的条纹而得名；红绿灯鱼，半身的蓝绿色带，隐着一条红色带，腹部呈现蓝白色，在景观灯下，水草映衬中，它们呼朋引伴，流光溢彩，着实令我惊艳。

我像模像样地在网上买来鱼缸、过滤系统、增氧设备、加热棒。

孔雀鱼、红绿灯鱼等小型观赏鱼，价格不贵，购置的这些设备才真的贵。该准备的都齐全了，该储备的养鱼知识也储备了一些，只是学来容易做时难，热带鱼时不时会死几条。那会儿，我频繁跑水族馆，接吻鱼就是这个时候引进的。

接吻鱼，乳白色的鱼体，游动缓慢，性情温顺，时不时亲个嘴，我看了“啧啧”惊叹，感觉鱼的世界好有爱。但有一天在网上读到，所谓的接吻，其实不是人类那种表达爱的方式，而是以“接吻”打斗来保卫“领地”。

养了好一阵，厌了小型观赏鱼，也怪它们朝生暮死（养死的），太脆弱了，我盯上了地图鱼和鹦鹉鱼。

地图——它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，养殖的最初目的就是被人们食用，也算是餐桌中的美食。可后来由于它亮丽的外表、别致的形态，人们才把它作为观赏鱼来养殖和经营。

那天，在花鸟市场看到地图，像潜水艇一样在鱼缸中遨游，彻底心动。还有血鹦鹉，红红的小嘴，微凸的脑袋，通体色彩艳丽。我愉快地决定，买了。

八条鹦鹉，一条地图，增运。

闲暇时，乏累时，瞧着地图和鹦鹉在鱼缸里戏耍，心里满足极了。但换水是个难题。地图很会吃，鹦鹉很会拉。虽说一次只换三分之一的水，这水可不能一下子倒进去，为防水温差异过大，得靠软管徐徐灌入。

一次，边看剧边等，给忘了！回头想起，只见客厅一地的水。鱼缸水满，溢了，地图也趁机跳出来了。“发大水发财，发大水发财。”我安慰了自己。地图没死，幸亏发现得早。

在我日日活鱼肉活虾肉投喂下，地图愈见肥厚，血鹦鹉也胖了半个身子。我发愁了，我的鱼缸得升级了！

瞅着才用了两年的鱼缸，看着某宝带强大过滤制氧系统的挂壁式水族箱，那个价老贵了。当初房子装修时又没预留水族箱位置，且家里水灾不断，我思量再三，放弃继续养鱼的念头。当我把一条地图和仅剩的三条鹦鹉转送鱼友时，鱼友随口的一句话，又勾起了养罗汉的念头。当时他说：“你这么大的鱼缸养条罗汉还是挺不错的，我这里有几条罗汉，送你一条。”

罗汉——我倾慕已久的热带鱼。好友说：“罗汉是很通灵的一种热带鱼，会跟着你的眼、手把玩，像小狗那般乖巧……”之前，我在百度的图片中见过这种鱼，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有点恐怖，宽嘴、凸脑袋，有点阿罗汉那种面目狰狞的感觉。

罗汉全身色彩斑斓，鱼体中间有一条长长的墨斑。大凡养罗汉的，除了冲着它的灵性及漂亮的外形，更多是冲着它催财辟邪的寓意而去。

罗汉到家了，瞧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，我对它百般重视。买了牛肉，买了各种营养维生素，款待它，希望它能长出大大的头包来。这罗汉的头包越大，越具观赏性，这条鱼就能卖贵。当然世事都有一正一负，你这价值高，自然也娇气，难侍候。没过多久，小罗得了肠炎，不吃也不爱动，忙得我挂号、看诊、拿药水，每晚给它泡浴。这回它挺争气的，没给我抹黑，十来天后，它又生龙活虎了。

原本以为，它从此就可以健健康康，到暑假的时候，我可以给它亮亮相，炫一下。

高兴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小罗又得病了，局部皮肤溃烂。我到现在为止，都不知它得的是啥病，眼见它郁郁寡欢，眼见它越来越安静。那一晚，我终于决定要给它扎一针。

庆大霉素，八万的单位，很小的针筒，一点的剂量，一个针眼，它走了……这一结果让我很是尴尬，难过之余，有点心灰意冷。

好友得知这一消息，来短信说：“应该找权威机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，并坚决打击无证无照的非法行医者。”我的汗是“嗒嗒嗒”地往下流呀！

似水流年

歌舞团里的男青年

朱勤

那年，有个歌舞团来小城巡演。

我还是个孩童，未满10岁，尚分不清歌舞团与马戏团有什么区别。曾看过一次马戏团演出的我，期待着能再看到类似的演出。

定海人民中路朝北的半段当时还未建，旧城改造把那里的老房子拆了，地面是杂乱无章的碎石和泥土，偶尔还有被拆老屋留下的墙根。那块地暂时成了荒地，演出团队在该地块其中的一片区域搭建了帐篷，正式表演在帐篷内进行。旁边设个只能容一人上去的塔状小舞台。有位一身白纱的女演员经常匆匆跑上塔顶，随着新疆民族风音乐的响起，在塔上转着圈舞动，不多会铃声响起，又匆匆跑下塔。岛城的风大，蒙面的白纱和雪白的衣裙被风带起，给这曼妙的舞姿更添份神秘感。这是歌舞团的演出宣传。

向父母吵着要去看演出的我，终于要来够买门票的10元钱。于是，我终于知道歌舞与马戏的区别。

那看似很大的帐篷，其实歌唱演员只有三位，舞蹈演员只有那个做宣传的白衣女子一位。

演出持续两个小时，后面一小时其实只是一位男青年在独唱。他穿着横条纹衬衣和牛仔裤。他既是歌手，又是音响师、灯光师、舞台总监。只有个位数的演出班底，

谁快换衣服，谁要连着唱三首，谁要边唱边跳，全听他指挥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唱李克勤的《护花使者》、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、黎明的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、张智霖的《现代爱情故事》、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……一首接一首，边唱边沿着不大的舞台边缘来回跑动，不断调动着观众的情绪，蓝白相间的球鞋踩在简陋的临时舞台上，木板嘎吱声响个不停。

虽然是初冬，汗水却从他的脸上不断淌下来。流行歌曲唱完，喧闹的鼓点突然响起，新疆歌舞接着开始。他踩着鼓点，双腿跳着熟练的舞蹈，一手拿着话筒歌唱，另一只手不停舞动。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《阿拉木汗》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……那个唯一的女舞蹈演员一直在边上为他伴舞，跳着标准的新疆舞。我看着他黝黑的皮肤上，汗水不断淌，把他的衬衣都浸湿了。

观众几乎都是中年以上的男女，喜欢听戏曲，对流行歌与民族歌舞不感兴趣，且票价不贵，大多中途离场。这使得本坐于后排的我有机会坐到前排去观看。

多年过去，当年的那几位演员，尤其是那个一人撑起了半个舞台的男青年的身影，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缭绕。如今，我都已经到了中年，他们应该已年过花甲了吧？

心灵隽语

定风波

张译匀



覆紫芸，与渔父为友，写诗作画，以桃花仙人的身份，在众人皆为功名留恋的俗世间，绘一片水墨丹青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处世的智慧——众人皆打伞避雨，而我吹芦吟啸，作词作画，安然向前，于不确定的浪潮中探寻自我的方舟，于风波中站稳脚跟。

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在找寻之后，便应以吾道一以贯之，任其雨打芭蕉、水滴亭榭。徐霞客草鞋布衣，远离朝堂，一生游山历水，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。康德一生未离开他的家乡，活在自己的思想中，于他人异样的眼光下独行其道、独善其身。看似截然不同的立身处世之道，实际上都隐藏着一种对自我选择的坚守，对心之所往的追求。

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这是实现自我后悲喜自渡的超脱，亦是风波将定后的安然。风雨于我何加焉？晴亦与我何加焉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找寻自由的本我，即为真谛。

当今社会，担忧焦虑的情绪被无限放大，究竟时代要将青年的未来推向何处，无从可知，无从可得。周遭的事物速生速朽，似快速堆涌的滔天海浪，一时不察，便会被时代裹挟，迷失自我。但就是在这诸多不确定的人生中，亦当如东坡先生面对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般，从容自由，不断重复，不断提醒自己，于富于变化的万花筒中找寻自我独特的色彩和稳定的内核。

以吟啸徐行之智慧找寻道路，以一蓑烟雨之志气坚定方向，最后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风光霁月，濯缨沧海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人生本就不是刻舟求剑的故事，而是一场几经风波的行路，需要有自由的态度。如若未有人赞也，努力对镜自我赞美便是。

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，自我灼灼其华，找准方向，道路何其光芒万丈，撑起前行的热忱与帆篷，等风来……

雨声滂沱，斩断多少愁，冲洗多少悲，竹杖芒鞋孑然一身，其序言如是说“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”。雨水连天的骤然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并未打乱东坡先生的步履，反而使其在穿林打叶的阵雨中坚定自我，找寻决不与世沉浮的归宿。

何妨吟啸且徐行？在富于变化、喧嚣尘上的社会，何妨坚定自我，寻找独属自我的坦途？在深知自己已无缘于槐树荫下的一枕清梦后，唐寅独寻一处桃花庵，十里桐阴